

愉悅性世界

1994
10
20
明誌

書

評者在〈美麗「性」世界？〉文中不斷覆誦性愛世界的「爾虞我詐，輸贏勝敗」以及女人內心的脆弱掙扎，這實在是多餘的。這不但是因為衛道之士早已說過千萬遍類似的警語，更因為豪爽女人比誰都清楚這些權力糾葛，複雜危險；她們不僅已經在無數性愛遭遇中「親身經歷」（而非耳聞或想像），而且，不同於保守女人的害怕危險，豪爽女人向禁忌的邊緣挺進，追求在危險中營造更大的愉悅，因為——愉悅本來就來自超越的危險情境。那些喜歡玩各種性冒險，喜歡在公眾場所做愛，喜歡不倫性愛（由同性戀到通姦），喜歡S／M的女人，正是經驗過個中愉悅高度的人。不好此道的人當然只見危險，不見愉悅。

可惜的是沒有人敢買「真」的書了。不止流行一種3D視



破傳統思考窠臼的多廣告公司、設計，希望員工從此後公司賺進更多的鈔

小的批評，我對作修練」的名稱不太是翻譯者的責任）為系統思考（sys-），這本身不就考，既然要突破，一點呢？

正在舊的遊戲規則之下逐步創造性愛的新領土。但是性愛的遊戲規則總是由場中折衝爭戰的玩家來設立的，女人如果不進場挑戰規則，改造規則，難道要在邊線上守到自己終究進場之時才來按照別人既定的規則玩？即使自己不要進場，但是如果已經有豪爽女人在場中衝刺，女性主義者難道不應該拚起全力為她們提供彈藥戰略，突破現有局勢？

書評者批判豪爽女人為性而性，事實上，豪爽女人談的大起大落的戀愛絕對比保守女人多樣而激烈，並且一無所保留」。即便如此，為愛而性也無特別可取之處，我們周遭無數女人為了愛，任由丈夫或男友使用身體，而全無愉悅可言，甚至為愛而啞口不敢言，這些有愛的性對女人而言又有什麼建設性？

豪爽女人當然有苦笑、有自卑、有洩氣的時候，誰沒有？但是比起那些戒慎恐懼、精打細算、不敢進場的女人，豪爽女人至少勇往直前的親身營造「美麗性世界」。有點烏托邦？當然！哪個社會運動不建基其上？正如女性主義者也明白姐妹情誼虛幻難求，美麗的兩性平權世界可望而不可及，但是她們仍是奮戰不懈地為改造女人處境而拚。誰有資格猜疑她們「優雅從容的表象下是逞強好勝以及真實自我的疏離」，誰有權利要她們退卻放棄？

書評者說得對：「性解放這塊新領土若沒有新的道德與社會秩序進駐其間，這片空間馬上就會被現成的、最惡質的性剝削所占據。」目前資本主義商品文化就